

## 老校长

李富胜

小学到大学我经历了不少任校长，时光荏苒，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唯有一位老校长，刻在我的记忆深处，让我终生铭记、挥之不去。有时梦中与老校长相逢，醒后常常思绪万千，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七一年我考入葛家高中，这对我来说来之不易，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三哥先我一年读高中时，政审差一点没过关，但他学习不错，篮球打得好，又拉得一手好京胡，便作为特长生破格入学。轮到我也差点没过关，当时学校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文艺队，急需人才，我会演节目，也作为特长生被特招了。这样三哥和我同在一个学校，同在文艺队，他拉京胡，我演京剧样板戏。

无知、肤浅是年轻人的通病，对事物的认知十分幼稚，有时难以把握好自身的行为方式。对能参加学校文艺队的我，同学们都十分羡慕，我因而有点飘飘然，得意忘形，总爱出风头。为此，三哥很刻薄了我一顿，三哥说：别觉得了不起，嚼莜得不知姓什么，咱俩能进高中，得感谢高行云校长。三哥告诉我，入选选拔班干部时，他被选上了，但有人提出，父亲有历史问题，子女不能担任班干部。高云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唯成分论，还是唯成分论，年轻人都有上进心，也要尊重同学们的民意，不能干正的可以干个副的。”就这样，三哥当上了副班长，一个年轻人的上进心得到了保护。三哥认真告诉我，要对得起高云校长，不要显山露水地不知大小深浅。三哥的成熟以及那火辣辣的话语，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也让我记住了我们的校长——高行云。

入学后，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同学们第一次认识了高行云校长。没有桌子没有话筒没有讲稿，面对几百人，高云校长在台上侃侃而谈。他高大伟岸，四方脸庞，浓眉大眼，眼神犀利又透出可亲和蔼。他头上戴着一顶带帽檐儿的粗料子帽，声音洪亮有磁性，虽然没有扩音器，但台下几百人都听得十分清楚。高云校长给我的

印象是十分威严，很男人，讲起话来干脆利落。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读书无用论、读书做官论是错误的。不读书是不行的，没有知识就成了盲人聋者。你们要读好课本，还要参加社会活动。我们要办五七工厂、五七农场，让同学们在实践中锻炼，学用结合，能文能武，又红又专，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同学们听了都很振奋，会后大家议论：高行云，就是讲话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葛家高中在当时很有名气，办学有方，五七农场、五七工厂办得好，文艺宣传好。学校从京剧团请来老师，辅导我们排练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经过两个多月的排练，将在学校公演。高云校长到排练现场看望大家，做动员讲话，高云校长说：“同学们辛苦了！要学习又要排练很不容易，谢谢同学们。毛泽东思想文艺队的队员是很光荣的，你们要好好排练，今后要到农村、工厂、军营巡回演出。”大家备受鼓舞，公演非常成功。自此，文艺队经常走村串庄下乡演出，深受欢迎，十里八乡都知道，葛家中学有一支能演样板戏的文艺队。后来我们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得了奖状，名声就更响了。

学校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起了五七工厂。为办厂，高云校长骑着自行车，四十多里地一天打来回跑县里，跑技术购材料，四处忙活。很快，我们的半导体小组，研制“风光”牌收音机；机械组，研制小型电焊机；雨衣组，生产轻薄塑料雨衣。校工厂办得红红火火，尤其是塑料雨衣，价格便宜，携带方便，非常受欢迎，一时成为紧俏产品。电焊机组为县里大工厂生产配件，质量不错，老师傅们都称赞，

校办工厂能做出这样的产品来，真是不容易！学校还在离校园十几里的董家庄村，办起了农场和养猪场。几十亩地种有小麦、玉米、地瓜、花生等庄稼，还有白菜、萝卜、韭菜、大蒜等蔬菜。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全校师生们一块干。有一次我们到农场劳动，到地里时高云校长已经干上了，他脖子上挂着一块白毛巾，挽着裤腿，光着大脚丫，微微哈着腰，前腿弓后腿蹬，呼呼呼地锄着地，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白色老头衫的后背已经湿透，露出汗水渍水花，让我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来。中午，老校长和我们一起坐在田埂上，喝着萝卜汤，吃着玉米、窝头就成菜。这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农场的收获，丰富了师生的饭菜，主食多了点细粮，菜汤里多了油水和白肉臊子片。学校的五七工厂、五七农场在全县有了名，县里让高云校长去开会发言，高云校长让副校长去了，自己却一头扎进车间里，和技术人员研究改革去了。

第二学期，班里来了一个插班生，脸蛋黑不溜秋，说话叽里呱啦，南方腔调很难听懂，听说是从广东返回乡的黑五类子弟。分桌时谁都躲着，不愿意和他同桌，我毅然选择和他“对点”，他很感动，和我成了好朋友，很交心投缘。有一次他偷偷告诉我，他能上学很不容易，要感谢高行云校长。原来村主任介绍他来上学，学校分管招生的主任说不行，黑帮子女不能接收。高云校长听说后，找到那位主任耐心细致地劝说：“子女无法选择家庭，不能让无辜的子女受到牵连，连学都上不了，这样是不公正的。再说有村主任和贫协主任担保，完全可以相信贫下中农的推举嘛！我们切不可耽误孩子，不能在孩

子的不幸中再推一把。”最终他顺利入学。他含着泪说：一生都不会忘记高云校长！在那个特殊年代，学校领导能够帮一个有政治黑点的孩子说话，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和勇气，更是一种大爱！责任是对校长职业的坚守，大爱是对一个幼小心灵的呵护！

高云校长对学生的爱是春风和畅，让人温暖，但严厉起来，也会是暴风骤雨。尽管已是高中生，但我们还是一帮贪玩的孩子，心野得很！我和一位同学偷偷做了弹弓，在教室前的果园打麻雀，一不小心把教室的玻璃窗打碎了，我俩拔腿就跑。第二天一上学，我们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高云校长背着手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不时瞅着我们，那犀利的目光让人害怕，我们头上都冒出了汗。他停住脚步大声说：“学校的规章制度当耳旁风了，甩脑袋后边啦？你们知道一块玻璃多少钱？五毛啊！我们校办工厂得做五件雨衣才能挣五毛钱！”他严厉的话语中包含着心疼。过了一会儿，他声音低下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说的？我们回答损坏东西要赔。“你们回去认真写检查，深刻认识错误，保证今后不能再犯。赔钱的事等学校研究一下再说。”回去后，我们心里都揣着小兔子乱跳，五毛钱可咋办呀？每顿饭的大菜五分钱一个，是十顿的菜金哪！回家向父母要，肯定得挨顿板子！

过了些天，教室的窗玻璃让维修组安上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后来我才听说，那五毛钱是校长垫上的。再后来我加入共青团时，有人提出我损坏公共财物，不符合条件。校长说：“青年要求上进要支持，那件事属无心之过。这个孩子是语文课代表，还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我看条

件可以。”就这样，我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高云校长说的这番话，是我工作十多年后一位老师告诉我的，我才恍然大悟。

短暂的高中生活，疾逝而去，却让我深深地记住了高行云校长这位尊者、师者。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很不平凡；他做了简单的事，却很不简单。我记住了一位人生中最值得敬重的师长，记住了那些让我永远忘却不了的简单事！师生关系是一种身份关系，师者为尊，学者从学。清代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中说：“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忠臣无境外之交，弟子有束修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高行云校长，是在文登城里的一次偶遇。大概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时值深秋，已有了丝丝凉意，我迎着秋风骑车到电大去上课。这时，迎面过来一个人，吃力地蹬着自行车，一歪一斜的，动作幅度很大，显得十分艰难。到了跟前我猛地一看：“老校长！”我赶紧刹住车，停了下来。我的喊声让老校长也有几分惊奇：“李富胜?!”他喊出了我的名字，也停下了车。老校长的脸上满是惊喜和亲切，他一手扶着车，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老校长这称呼好啊，很亲切呀！”他欣慰地看着我说，“你在工厂里做了领导，很好啊，有出息，听说你还在念电大，好好学习，长知识、充好电，将来更有前途！”他那发自肺腑的热情话语，仍然对我寄



托着殷切的希望和期盼。我发现老校长面色憔悴、脸颊消瘦，说话底气不足，似乎苍老了很多，他还不到五十岁啊。我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向他简单汇报了毕业十多来的工作情况。高云校长认真地听着，时而微微点头。简短的十几分钟，师生之情，瞬间赶走秋天的寒意，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仿佛触摸到老校长的心，仍是那样的火热和温暖。他再三地嘱咐我一定要把电大读好，他说：“我这个当校长的名不符实，在那个年代也没能让你们学到多少知识，愧对你们了，现在好了，要努力呀！”“老校长，在您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永远感谢您对我们的厚爱！”这是我的心里话。

分手时，有着太多的恋恋不舍，尤其是老校长那握着我的手，久久舍不得松开，我似乎感到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躯体，是一种久违了的温暖和炽热。我站在原地，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眼睛湿润了，我模糊的双眼里，看到岁月的蹉跎、历史的沧桑写在了他那厚重的脊背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内涵修养、渊博知识的风范。那坚韧的气度，那敢于担当的精神，那呵护弱小善良仁爱的品格，诠释了先人曾经说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没想到那一次短暂的相见，是我与老校长最后的诀别！那次偶遇时，老校长已做过一次手术，交谈时他一点都没有向我透露，一直都说他一切很好，不用担心。一九八五年一月，他离开人世，匆匆地走了。他不想让学生为他的病情担心。我深深地了解，他对学生寄予的无私的大爱。老校长，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 岁月如歌

种病吹得能听见里面的呼啸声。

他的脚步声又响起来，我已在床上躺了两个多小时，今晚我有点心神不宁。我听见王辉下楼后，在打电话，是在给局领导汇报辖区重点人口管控情况，他的声音深重而嘶哑，带着迟缓和倦怠。后来我听见他的房门被缓缓地关上了。那个声音熄灭后，天地间的漆黑就像寒冷一样弥漫开来。

我到派出所已三年。去年普化镇陈某在夜市喝醉酒闹事，我和张旭亮将陈某带回派出所，当时陈父就在我们车后追骂着。没多久，陈父居然带着十几个人来闹事。见一群人这么凶悍，我也被这阵势吓了一跳。王辉把我和张旭亮向后一推，冲到了最前面。我没有想到，面对这种情形，有谁能替自己去扛？我也没有想到，竟有领导会上去，替自己挨打。陈某

重视，马上让我去查。原来有个计生干部侵占了好几户的补助款。王辉向来对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非常反感，他让我把证据取扎实，能刑事立案的立案，如果行政处罚也要顶格处理。调查后发现侵占款不够立案，他说这话时因为气愤有些用力。猛地一阵咳嗽。他又对旁边的民警说，有个打架案子，因为辖区不在普化，被移交了。当事人很不满意，去见当当事人解释一下。作为他的下属和同事，最了解他的工作强度，这样操心得耗费多少精力啊，多年这样殚精竭虑，一个人的身体咋能好呢？

半个小时中，我脑海里全是他，然后睡去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响

## 圣莲山的呼唤（外二首）

本土

如果你想探秘仙境  
请到圣莲山来  
巍然耸峙的高山开成莲花  
相伴无穷变幻的雾霭  
站在山脚随便一望  
就能看到自身胸膛的壮阔如海

如果你想燃旺血液  
请到圣莲山来  
粗犷的山风日夜雕刻山峦的陡峭  
惊得万千花朵轮番绽开  
如果稍稍走向风口

就会感到自身生命的盛大气概

如果你想打磨歌喉  
请到圣莲山来  
璀璨的虹霓牵引溪流  
穿梭于幽谷  
和飞鸟一起鸣奏着天籁  
只要随意哼上一曲  
就会听到自身精气的清丽澎湃

如果你想返璞归真  
请到圣莲山来

端坐的古圣手捧禅喻把时光凝视  
被唤醒的天机遍窥山脉  
无需刻意笛笛吹箫  
就会透见自身世界的绚烂多彩

如果你想瞩目远方  
请到圣莲山来  
喷薄的红日在天边扇开梦的羽翼  
总把红尘风雨层层掩埋  
登上山巅伸开双臂  
就会迎来自身光亮的春暖花开

### 谒姚广孝墓塔

既然当了和尚  
就应好好念佛诵经  
你却偏要入世

靖难之役的发动  
是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打开的历史时空

入世也无妨  
你却偏偏给朱棣当了谋士  
天天出入燕王府

众史家纷纷揣摹曰  
以区区一役敌全国兵马并且获胜  
天下绝无仅有

天天出入燕王府也无妨  
却不是教导朱棣静心研读诗书  
而是辅佐他篡了王位

是啊，你是何等雄才伟略  
却终归成了抢夺天下者的帮凶  
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

###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不用谈 我已经去过白草畔  
当我攀上山脊转过山脚拨开树枝  
突然见到这梦中的圣地  
每一滴血液都发出了惊叹

何谓盛大 何谓稠密 何谓嘹亮  
这里岂止是碧草向我蜂拥  
更有恣意盛开的各种野花让我无法躲闪  
那彩色的歌声啊山峦般悠扬而高远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白草畔 顾名思义  
这里的碧草盖地铺天  
当碧草山风中多情而狂野地舞蹈时  
我心中万千尘嚣便很快裂成了碎片

阳光 飞鸟 还有雨后的虹霞  
来到这里后无不流连忘返  
它们互相聆听互相爱抚或者嬉戏  
把天空寂静得唯有透彻的蓝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我一定要再去白草畔

## 秋天在掌心绽放

史冰

蝉声隐去。叶的早晨  
悬挂一滴晶莹在徘徊  
思考与大地的喁别

黄南瓜角立体在架上  
耀眼金黄  
紫茄子红辣椒  
胡须舞蹈着的芭米

在渐变的色彩中  
使着劲地努  
面容依然娇羞

霞光从云朵中跳出来 高唱着  
绿的 黄的 粉的 红的  
这是个被季节带动的风情

抱得娘亲紧紧的  
萝卜土豆 地瓜笑出了头

那片落地的花瓣  
是从门缝里飘出的一缕厨香  
迎着夕阳走来的白发人  
捋起。这双褶皱了岁月的手啊

花椒的呛味蹿出了小院

仰头的 牵手的 弯腰的

让整个秋 绽放在掌心

## 用生命穿起这身警服

穆蕾蕾

实。他是非常负责任的领导，今年八个月仅专项行动就四十多起，平日所里的事从未断过，周末我在单位，都感觉头上仿佛有个紧箍咒，难道所长的神经在这里可以放松吗？

也就是晚上八点多吧，我以为他要敲门给我布置工作。不知为什么今晚我有些揪心。我不明白，他家离所里也就十里路，开车天天都能回家，可为什么和我一样，几个月才回家一次。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热爱这份工作，遇到案子就来了精神。平时我们问笔录、分析案情他总参与把关。关人他都要跟着，家属通知书也要过问。自从和他共过一些事后，我虽对工作没他那么狂热，但凡凡他交代的事，我都会认真去干，还会反思是否干好了，要是没干好，总觉得对不起他。

所长的脚步声到了我的门口，又折了一下，他是给其他同事布置工作。记得一次聊天时他说，在灏源派出所上班时常年顾不上回家，孩子见到他叫他“叔叔”。就是这样，王辉硬是凭着自己的苦干走上领导岗位，屡次立功。他当主管刑侦副所长时，在严打破案比赛中，在全市获得前三。灏源派出所比较落后，他去的第一个月，目标考评就变成了前三。他来普化派出所仅一年，发案率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破案率却翻了一番。

近来的身体很虚，这几天他很少出办公室的门，桌上堆的全是药，气色也很难看。听说他原来还曾被选上飞行员，现在这身体就像破了洞

父亲一把抓住了王辉的衣领，对方只手一齐上来，各种推搡和侮辱。尽管王辉喊，你们把手拿开，但他们还是将王辉从所里拉到街道上。面对那么多人的无礼挑衅，王辉那张本就充满正义的脸，在极度气愤下涨得通红。但那一刻，他凌厉的呵斥和周身散发的威严，和我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下这一幕对这群人的威慑，还是让对方最终松开了手……

后来，王辉动情地说，我们不是普通的同事，我们是同一个锅里搅勺，把的生死兄弟。是的，每次遇到危险，他都冲在前面。他把所里的每一个人，都当成家人。他几乎帮过所有民警的忙，他操心给司机介绍对象，帮民警的妻子调动工作，解决民警孩子上学的问题，给民警生病的父亲买高血压药。他最近还有两桩心愿：要把自己带过的民警孔俊从灏源所调下来，山区闭塞，孔俊都三十岁了还没结婚；想请县局领导帮忙，把我妻子的工作调过来。

辖区曾发生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案，王辉带着继楠等民警到电信局调取嫌疑人的通话记录。工作人员看不清介绍信上联系人的电话，王辉把号码脱口而出，于继楠两天前跟王辉汇报案情时说过这个号码。当电信局要留民警电话时，王辉马上将民警的号码报了上来。在场的民警都很惊讶，那时王辉刚来普化派出所一个多月，他居然把所里所有民警的电话都牢记在脑子里了。

最近有个村民反映，惠民卡中的政策补助款很久没打钱了，银行说她名下还有一张惠民卡。王辉听了很

### 灯下漫笔